



疯月亮

The Book of Madness and Cures

〔美国〕丽贾娜·奥梅尔维尼 著

Regina O'Melveny

朱子仪 译



The Book Of Madness and Cures

疯月亮

〔美国〕丽贾娜·奥梅尔维尼 Regina O'Melveny 著

朱子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疯月亮 / (美) 奥梅尔维尼著; 朱子仪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书名原文: The book of madness and cures
ISBN 978-7-5447-3809-5

I. ①疯 … II. ①奥 …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0757号

The Book of Madness and Cures by Regina O'Melveny

Copyright © 2012 by Regina O'Melveny

First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Chin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623号

书 名 疯月亮
作 者 [美国] 丽贾娜·奥梅尔维尼
译 者 朱子仪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钱 丽
原文出版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info@hachette-phoenix.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http://www.hachette-phoenix.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889×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25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09-5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如今没有属于我的土地，
没有一直供我呼吸的空气。
因为我没有地方栖身，
无论何处，我都是朝圣的香客。

——彼特拉克

水体流逝数月、数年，然后就要返回家中。

——十六世纪威尼斯谚语

凡受伤害的，都将治愈。

——出自阿波罗的神谕

序篇

“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年轻姑娘伊米兹米扎说。我是方圆数百英里唯一的女医生。她母亲召我过去照料十二岁的女儿，这姑娘深受身体错乱病症的折磨。靠近红土房屋窄小的窗户，姑娘坐在杉木桌子旁。她说话时黑色面纱就一晃一晃的。她告诉我她感觉到落入圈套的恐惧，那是田野里被拴住的马懂得的感觉。当马夫手持梳刷走近它时，它那在寒冷空气中清晰可见的呼吸急促起来，绳索也被它扯紧了。她对我说：“那人严格按照顺序一口气用五种不同的刷子刷马，而那人的脑袋就跟绳索末端打的结似的，他比我们的拇指还小……”此时她突然笑了起来，令我很吃惊。

我还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她母亲朝我们走过来，呵斥道：“得啦，拉拉，穿上你的骑马裙。今天你要把马带出去。”

女孩眼睛盯着木板桌，左胳膊顺着纹理放在上面，右胳膊弯曲靠

着它。她低声说：“今天我太重了，我无法动了。”

尽管她使了劲，可一点儿都动不了。

当我将手轻轻放在木板上，就像是触摸婴儿毛茸茸的头皮，她叹息一声，闭上了眼睛。我的手一移动，她马上就有感觉。我试着把她的胳膊从桌面往上抬，可她显得很僵硬。后来，在内在动力的作用下，她摆脱了出来，昏睡般地漫游起来，此时她母亲终于能把她带向她那可爱的马或她的床去午睡了。

不管拉拉停在哪里，她都变成她碰到东西的一部分。当她骑上她那眼睛斜视、喷着鼻息的动物时，她像马似的流汗。她的嘴唇和颈脖上满是白沫。她一睡可以几天不醒，因为床就是她一动不动的身体。最难的就是吃饭。她拒绝任何她碰到的食物，她承认有一种吃自己身上肉的恐惧感。尽管她母亲用一把小木勺婴儿似的喂她，可她还是越来越瘦。

我详尽地提出一个长时间的治疗方案。我需要她母亲和姑姑的帮助。可这位身材高大、脾气暴躁的姑姑细细打量着我的脸和衣着，固执地坚持拉拉并不需要治疗，当然更不能由一个外国人来治疗。这位姑姑质疑我的看法，称这个女孩只不过拥有一个能预见未来的身体。她说：“我们决不要扼杀这女孩的天赋。”

我说：“这女孩都把握不了她自己的生活！一个人要真正认识别的东西，必须把自己分离出来。”

拉拉的母亲——黑暗小山似的女人，她也戴着面纱。她问我：“她将来能结婚和生孩子吗？”

“我不知道。”我坦白地说。

此外，治疗方法也包含词语方面。我建议她母亲教会她称呼自己的手、称呼桌子上的纺纱杆和桌子本身。我来探访的时候，我会问拉拉：“你的胳膊、你的手、你的臀部在哪儿？”有时她能回答出来，并用手指着我问到的身体的那个部分。但另一些时候，她恐慌地盯着我看，仿佛她不理解我的问题，害怕为此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我触摸她的手，然后她的母亲或姑姑重复“手”这个词，想让她安静下来。渐渐的，她能越来越多地用动作来做反应了，直到她终于能将自己从她周围的事物中脱离出来。这种能力的形成也伴随着一种带着哀怨的快乐。因为这种脱离意味着她变了一个人，未知的事物纷纷涌到她的面前。

从此，我就开始相信人世间居住着许许多多坐在窗前、无法与她们周围事物分开的女人。我自己就曾花许多时间坐在威尼斯木筏码头上一扇窗户跟前，等待父亲回家，等待我的生活像进港的巨大船只那样显现，宽阔的船帆被天佑的风鼓满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正是在湿漉漉月亮作用下那些逝去的时光中，我构想好了自己的未来——我要去追逐往昔。我变得透明，我的目光可以像穿过玻璃那样地穿过，真是可怕，连我自己都看不见了。当时我所知道的是，我必须用行动确立我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会消失的。

第一章 是上帝的工作还是魔鬼的诡计

威尼斯，一五九零年

封上的国外印戳、不同笔迹和各种语言，我能看出父亲的这封信像一份失踪的公告，途经他旅程路线上的许多城市。上一次我收到他的信，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而他是一五八零年八月离开的。

七月里那个闷热的下午，奥尔米娜，我曾经的保姆和现在的仆人，轻轻地将那封信放在了我的桌上。也许，她同时也释放出来了一条毒蛇，一条在攻击之前悄无声息的毒蛇。

“要是我母亲看到这封信，不管里面写了什么，她都会把它扭成一股怒火的。”我一边警告，一边紧张地拍着手里那封没有开启的信。我们站在我那间有百叶窗的屋子里，夏天的浪潮喧闹地溅落在我窗下的基石上，海水散发出的热臭直刺空中。可怜的妈妈，她总觉得这个

世界在跟她作对，幸福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可是，我隐约感到，悲伤也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幸福和悲伤难道不是交替地、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吗？有时，我们的威尼斯像一个奇迹在夏日海洋上闪耀，可随后到了冬季的涨潮，她就变得黯然无光了。接着，洪水带来了春天。某日，她可能会浸没到海水里，如同双眼消失光芒的阴郁的海妖。然而，在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地方，你也是能看到美丽的。

“别担心，加布莉埃拉小姐。”奥尔米娜用食指按在她那宽大的鼻子旁，表示她知道如何保守秘密，浅蓝色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亮。然而，仍是这双眼睛，我见过它们是怎样在我母亲恼怒的质问下变得像石板一样黯淡呆滞的。

“我不觉得她在这十年中想念过他。”

“哦，小姐，她好像盼着要当个寡妇……”

“亲爱的奥尔米娜，你说的很对。到那时，她就得放弃她的奢侈品，还有衣服上俗气的装饰。”虽然我经常感觉母亲轻浮的追求是可悲的、毫无意义的，但也许这只是我的想法，那些装饰品对于她来说，意义要重大得多。我也常常看到一丝恐惧不被人察觉地从她脸上闪过。如果她是寡妇，她就可以更公开地面带那些表情，尽管表情的含义依旧模糊不清。

奥尔米娜点点头，两只手扭着亚麻布裙子，花白的头发从她散开的头巾里露出来。“好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厨房里还有一堆脏盘子等着我洗呢，干完活儿，我就可以享受我的午睡了。”她咧嘴笑笑，然后踩着重重的脚步下了楼，她那矮小敦实的身材到了中年仍是强壮的。

盯着那封未打开的信，我回想起十年前父亲离开以后，我的生活仿佛就开始萎缩。我不再梦想许多事情，不再梦想去遥远的国家旅行，甚至不再向往能获准当一名女医生的珍稀自由——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正像我们威尼斯人常说的那样，世界会来恳请我们帮忙。现在，我总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至今，我仍能看见父亲那对和善却淡漠的灰褐色眼睛，他那黑紫相间的长袍。当我拿着他的信，我内心深处一个沉默了很久的声音轻轻说道：爸爸，让我陪着你吧。别把我扔下。

他的上一封信是去年从斯科舍寄来的。信中，他说自己有个犹豫不决的打算，那就是继续往北走，他想去搜集可以磨成粉的独角鱼的角，那是一种治疗嗜睡症的药。或者，也可能往南走，到毛里塔尼亚或柏柏里的炎热地带，在那里他兴许能找到稀有的解毒胃石，这种石头可以将一切悲伤吸入其中，让错乱的神经恢复正常。这些年父亲的信件纷纷寄来，我对那些治疗方法深感惊奇，惊叹他的药箱里收藏至今的财富，真切地希望能亲眼看到它们。可是，他的词语中隐藏着某些我说不出名字的东西。那些东西会悄悄冒出来，像我的低声叹息。嗜睡、胃石、悲伤。

我揭开信封上的红色封蜡，显然这封信已经被打开过好几次了，家族姓氏蒙迪尼的饰章被擦掉了又再次盖上过。我可以勉强认出饰章下面模糊的“图宾根”这个地名，不过，不是我父亲的笔迹。这是寄信的城市吗？还是说它曾被转寄到那里，或是因错退回去？有多少陌生人读过他的信呢？是想找出异端邪说的证据吗？显然，他们失望了。我把信封里的东西抖到我的桌上，里面掉出一张没有折叠的白纸。父

亲以往对礼节的讲究全然不见了，他那潦草的字迹显得非常吃力：

加布莉埃拉：

你可能会谴责我，或者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我无法证明所发生的一切是正当的，我只能解释说，阻力潜存于地球和谐的旋转下面。要说这是上帝的工作还是魔鬼的诡计，那就过于简单了。我不会回去了，这对你会更好些。如今我更愿意一个人独处。岁月困扰着我的意愿，而我已成了永不停步的行者。别像往常那样责备你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要派人来找我。

十二月

你的父亲 E. B. 蒙迪尼

我长吁了一口气。

一阵火气从在我心中腾起。我家位于运河上，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我的蓝色房间，屋内要比其他房间凉快很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自己燃烧起来了，而且是在水下燃烧。

过了一会儿，当我把信折起来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这是我母亲喜欢的香味。她已经读过父亲的信了？还是这种精油是从毛里塔尼亚运来的？

我站起来，从紧身胸衣里取出一条细链，上面挂着一把带有我体温的钥匙。我走到床脚边。曾经被当作我的嫁妆的木制箱匣里，如今藏着父亲一捆捆的信，而只有这把钥匙才能打开它。我转动钥匙，锁弹开了。那些信按照收到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不是按写信时间的顺序，

因为越到后来我越说不出父亲的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最近的几封信上不再出现准确的日期。尽管这些信到达的时间很接近，但它们似乎却来自彼此相隔很远的城市，像阿尔莫多瓦和爱丁堡。他只是忘记写上日期了？有时上面写了某月某日，却没写年份。有时他只写“冬天”。由于这些信托付给了不同的信使，从托恩和塔克西斯王子的信使，到旅行的商人、朝圣者以及访问学者，这些信到达的日期无法确定父亲当时身在何处。他的来信形成一条穿越欧洲的蜿蜒河流，最终——也就是到今天——消失在沉默之中。父亲成了一个脱离时间的声音。

半掩的房门外传来一阵快速窸窣的脚步声，我警觉到那是母亲。我用力合上木箱，飞快地锁好，然后慌忙地把钥匙放回胸衣里。

体态丰满的母亲有些衣衫不整地走了进来。她那紫罗兰红道的睡袍在肩下摆动，脚上穿的那双尖头长拖鞋，很时髦地开了许多小口，露出紫皮面下的蓝皮子。她走过来，紧贴着我站住，一对绿眼睛焦虑地盯着我。

“嗯？他说什么了？”她的黄发（发根处露出显眼的白色）滑落到她的脸上。

我朝后退了一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信使留给奥尔米娜一封信。”她挥舞着苍白的手。“我跟在她后面呢，我还站在你的门外听见了一段非常可爱的对话。”

我的圣母啊……“我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我是一个应该有自己隐私、应该受到尊重的医生。”我不动声色地说，可身体两侧的拳头却攥得很紧。虽然我已习惯了母亲的急性子，可我还是感觉被她的话逼得有点慌乱。她不想被抛到一边。有时候，我忘记父亲是把我们两

个都扔下了。

“他说什么了？我那无耻的丈夫，他要回家了吗？”她的声音变得刺耳起来。

“不，”我说。“实际上，似乎他不会再回来了。”

她举起一只手像是要打我，还是她要保护她自己？但随后那只手无力地垂落到身体一边。她沮丧的样子一时令我很不自在。我母亲总是这样赫然出现，然后又骤缩成不安的小孩。

我们直视着对方的双眼。

奥尔米娜出现在母亲身后的楼梯口，手上还滴答着洗盘子的水（她一听到吵嚷声就赶紧跑到我的房间了）。她摇摇头。“哦，亚力桑德拉夫人。”她喃喃地说，想让我母亲安静下来。她碰了碰我母亲的胳膊肘，可母亲却往后一退，喊道：“你的手是湿的！”她侧身从奥尔米娜身边挤过，情绪激动地走下楼梯。

“我们就住在水上，她却害怕被滴上一滴水。”她走了以后，我说。

“哦，我们知道这不只是水的问题。”奥尔米娜耸肩。“你知道，她不能忍受碰到潮水，不能忍受任何一点变化。当一个人心里对结局早已非常清楚的时候，任何变化就都会成为威胁的。”

我点点头，回想起一五七五年闹瘟疫时，她的父亲迅速腐烂和死去的事情。尽管那时我已是十五岁的年轻姑娘了，但父母不允许我去跟外祖父告别。他们不想让我看到他难看的外形——看到如此模样的一个病人没有关系，可自己的亲戚病成那样就不行了。于是，外祖父的形象完整无损地留在我记忆里，然后他去世了。我母亲目睹了他的离去，某种程度上她对此无法忘怀。我们从不提起外祖父。

奥尔米娜继续说：“真对不起，小姐。信使来的时候，我没想到夫人也看到了。”她用力地把双手放在满是污渍的棕色围裙上擦干。

“这不是你的错，”我说。“奥尔米娜，还记得维奈里欧·罗格拉托先生吗？和一个女人生活了五十一年。我想他是出于好意，想消除她的不信任，可那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后来，有一天他沿着运河慢慢遛达，等他回家时，他站在自家楼梯底下喊道：‘芬尼托，芬尼托。我决定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他就离开了她。人们说他走起路来又变得轻快有力了。”

奥尔米娜笑着说：“是的，他那蛮不讲理、满肚子怨恨的妻子现在可尝到痛苦的滋味了。我听说他独自住在一个偏远的岛上。嗯，他曾经是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好看的两条腿……”

奥尔米娜走上前来拥抱我。“别担心她的身体。就像洛伦佐常说的那样，她就跟乌鸦似的喜欢呱呱抱怨。”洛伦佐是奥尔米娜的丈夫，这个男人的评语通常也能用到他自己身上。我有时也对他的愚笨付之一笑。我真希望事情就这么简单。

那天晚些时候，当奥尔米娜把医师协会的男士领进我家院子时，我刚被威尼斯上空回荡的傍晚钟声唤醒。一个钟楼当当响起，另一个钟楼就有些跑调地跟上，随后，其他钟楼都敲起来了，直到钟声的共鸣在空中震荡，我脑袋里也嗡嗡作响。我那本维罗妮卡·弗兰科诗集搁在长凳上，翻开到这一段诗句：

美德并不留驻体力之中

而是存在于灵魂的活力和内心里

透过它来认识，世间一切均无奥秘可言

刚才我在院子里的长凳上打了个盹，此时我坐起身，拨开低处的石榴树枝，看见奥拉兹欧·德·齐罗恩蒂医生站在那里。他大腹便便的模样显示着他的富有。我注意到他穿着黑色的袍子，挂着金的和银的链子，苍白的手上戴满了戒指。我赶紧把滑落下来的头发拢回到发网里，即使这样我还是显得不够整齐利落。从眼角的余光，我能看见母亲坐在围墙的阴影里，在芸香茂密的枝叶中扇着扇子。

“你在那儿啊，蒙迪尼小姐。”他朝我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他那张圆脸活像一块可怜的被人揉捏过的面包。

“过来坐这儿吧，亲爱的医生。奥尔米娜会给我们拿点柠檬水来的。”我母亲说。“加布莉埃拉，你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

“谢谢您，夫人。真是感谢，不过我是有事来找您女儿的，医师协会有一个通知要传达给她。很遗憾我传达完就得走。”

我母亲啪的一声把扇子收拢。

我站起身面朝着医生：“尊敬的医生们想要对我说什么呢？”

“亲爱的小姐——”

“您可以称呼我蒙迪尼医生。”

“亲爱的，你不能期望我这么做。那是你父亲的头衔。”

“哦。”我开始犯疑惑，为什么他们派齐罗恩蒂医生过来，而不是我的朋友卡马扎林。“我察觉到一丝阴谋的气味——”

“加布莉埃拉！我可从没教过你这么没礼貌。”我母亲说着，走上前来碰碰他的衣袖。“请你原谅她，齐罗恩蒂医生。”

那男人叹了一口气，眯起眼睛。他的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飘忽不定，想弄清楚自己介入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古老对抗。然后他继续说：“考虑到你父亲离开这个安宁的城市已有十年之久了，特别是过去的两年中没人听到他的任何音信……协会……医师协会的理事会，在没有你父亲指导的情况下，不能再支持你的会员资格了。我们已经让这种情况持续太长时间了。你也很清楚吧，女人当医生，是不被允许的。我很抱歉，可这是理事会下达的指示。”他态度专横地小鞠一躬，朝我母亲温和地点头，就想告退了。

“等一等！”我喊道。“我那些女病人怎么办？”

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女病人会有人照看的，小姐。难道你忘了在威尼斯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出色的医生吗？”

虽然在我父亲离开以后，协会就限制我只能给女人看病，然后又禁止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可我不相信他们会全面禁止我行医。我想到了那个怀孕五个月、不时有血渗出的交际花（又有几个男医生不会因她的职业鄙视她，在她怀孕期间照看她呢？），还有，那个患慢性黏膜炎的老年妻子，她那酒鬼丈夫拒付她的药费。我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些，以保持镇定：“但他们是男人，大多数女人更希望女人给她们看病。先生，你当然也想要一个女人来照看你妻子，而不是某个尽管可能很专业却窥探别人私事的男人吧？”

齐罗恩蒂叹了口气：“我妻子非常健康，我会自己来照看她的。”

“那丈夫不是医生的女人又该怎么办？她们有时候——”我停顿了一下，“被检查得过度，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他轻蔑地瞪了我一眼：“小姐，你在侮辱我的同行。我可不愿再

听下去了。两位，我告辞了。”他快步走出了院子。

过了片刻，母亲转身凝视着我。“你看看，”她低声说，啪地打开了扇子。“这都是你傲慢无礼的后果。”

我无法忍受这么看着她，当然我也不愿说什么会让自己后悔的话，因为那会给长期以来我们之间有关我决定当医生的争论火上加油。我母亲是多么喜欢用争吵来增添生活的情趣，我可不想给她机会。我大踏步走进厨房，看到奥尔米娜站在桌边切洋葱。当她看到我的脸色，就放下了刀。“跟我来。”我说。

她迅速拉过一件披肩围在肩上，挽住我的胳膊。我们从我母亲身边走过时，她还在院子里给自己扇风。我们走出房子来到海边，在滑溜溜的、溅有水迹的石子上走来走去，直到越来越浓的夜色迫使我们回到家里。

当我最终走进自己的房间，我开始一遍一遍重读父亲的信。我想对他说：不，要是你不回来，我不会感觉更好的。我会失去这个职业。你也不会感觉更好的。因为我能察觉到字里行间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岁月困扰着我的意愿，而我已成了永不停步的行者……最重要的是，不要派人来找我。这几乎都不像是我的父亲在说话。

那天晚上我做了决定。我的父亲，我不会派人去找你的。我要自己去找你。